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四回 老管家當面勸主 小梅香背後漏機

詞曰：人生碌碌總徒勞，費盡心機無了。任你巧語花言，只恐閻君查到。瞞心昧己天不饒，禍到臨頭方曉。世間萬惡淫為首，不貪色慾為高。

這首閒詞按下不表。

再講祁中揭開米桶，見得一雙腳印齊齊印在米上。氣得鬚鬚倒卷，怒目雙睜，暗暗想道：「這好大膽的賤人！原來我不在家，乾出這樣喪心的事來！適才還在我面前撇清，說什麼五更半夜，大呼小叫。」意欲立刻殺他才是，心裡（事）想了一會，到反平心定氣，仍將米桶門蓋起來，心中想道：自古說得好：

屬垣須有耳，巧裡便有人。

是誰到我家中，放俺的上風？想此事定然我家下打雜的婦人李氏與那小桃諒知細底，盤問他二人便知明白。想定主意，暗暗的盤問他二人。這且不言。

再表張寅昨宵回去，直直睡到天亮起來。梳洗已畢，心下想道：「幸得昨宵逃回，真可謂離籠之鳥，漏網之魚。但是鄧二姑娘待我情意甚濃，倘有風聲，想他丈夫焉得與他干休！我若不去探問他，何以放心？」慌慌離書房。此刻天色尚早，並不在家用點心，往外就走。

剛剛走至大廳二門跟前，只聽得家下的人眾口噤噤，在那裡說昨晚的話。有的說：「我們家相公平常在外面行走，並不像昨晚回來，好端端問我們要頭。不知是何原故！定是走那些邪路，被人家拿住，逃走回來。虧他身上衣服還保得住，沒有被人家剝了下來。」那個人道：「你不知道！雖有人要剝他的衣服，相公是個會寫字的人，想必是寫了個空頭借券與人家，才能個放他回來。」此刻眾家人紛紛議論，望張璉老人家說道：「老爺也說他幾句，謹戒相公的下次。」

你道眾家人叫張璉勸他，是何原故？只因張寅的父母去世得早，那時張寅年幼，老爺臨終（才）之時，曾將相公托孤與張璉、張序二人，遺言道：「我只此一子。不幸夫人早亡，無人照管；況我家大事，料然不保。但我張氏門中並無親故，只有你二人是我心腹。倘我去世之後，早晚托你二人照管。等相公成人，替他娶一房妻室，日後接代傳宗，那時我在九泉之下，亦當瞑目。」及至老爺亡後，張璉、張序遵了遺言，托媒人代他說親無數，親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所以如此。

張寅才走至屏門跟前，張璉一見，連連的說道：「相公意欲往那裡去？」張寅道：「呂府中看鮑老太太的病，帶著欲探望呂相公的消息。」張璉說：「那裡天天望呂府去！想是相公到別處人家去走動，敢是借看鮑老太太的名色？昨晚回來那等光景，想必是相公在外邊做出事來了。」連連勸道：「相公呀相公。非是老奴斗膽。當日蒙先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抬舉老奴同著張序二人，將相公托付（負）我等。哪一天不把相公放在心上？饑寒飽暖，用盡心血，亦不過不負先老〔爺〕重托。想府中只有相公一人，理該用心讀書，圖取功名上進，雁塔題名，蟾宮折桂，那時與祖上增光，名揚四海；娶得一房大奶奶，成家立業，接代傳宗。一來不枉先老爺重托，二則老奴與張序臉上也得好看。似相公日下這等遊手好閒，不理詩書，在外面尋花問柳，竊玉偷香，倘若遇著那一班地方光棍，剝去衣裳，成何體面？相公呀，非是老奴絮煩，你全不想：

爭名奪利光門閭，專學扳花折柳人。

試看滿朝朱紫貴，有誰浪蕩得名？

自古道：忠言逆耳。相公呀，你是侯門後裔，老奴是一介小人，又說道：千歲奴才一歲主。老奴焉敢言相公的不是！又恐臨時懊恨，悔之無及。」

張璉這一番言語，卻說得都有道理，此刻張寅心下反覺不悅。正所謂：

任他說得天花墜，只當平空亂雪飛。

他卻不聽張璉之話，出了大門便走。心下悶悶不樂道：「這老狗才如此囉唆，正是老而不死是為賊！」此刻張寅離了家下，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「昨晚鄧二姑娘放走了我，但不知他此刻在家是怎麼光景？」一會，到得鄧氏的門首，只見大門已開，裡邊屏門卻掩在此。並不敢扣門，又不見動靜，只得走到巷口外面，站在那裡呆呆的想。

再言祁中此刻坐在房中，自歎不止。暗暗的道：「都是貪了幾杯黃湯！若是昨晚早些回來，那時姦夫怎得逃脫？想這狗男女在我家下與這賤婢往來，非是一日，他們並不打點我昨晚回來。但是放走了這廝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來想去，這一樁事諒然李大娘與小桃定然知道。正在這裡思想，卻好小桃起來，到鄧氏房中去掃地。才進房來，見祁中坐在房中，連連的叫道：「二爺回來了。」祁中在房中見小桃，來得正好，將他扯在跟前，低低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二爺昨晚來家遲了，並沒一點東西帶與你吃，只好等到下次罷。」言畢，在腰中取出一個小銀錠，遞與小桃，道：「我的兒，拿去买花戴。」這錠銀子是一劑（擠）毒藥，小桃那裡曉得？接過來放了。

祁中悄悄問道：「我的兒，我出門之後，家裡你奶奶同什麼人在家頑耍？」小桃回道：「也不過在這些前後鄰居看牌、聽書。」祁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家裡可請些什麼人來頑頑？」小桃年輕，只得十一二歲，那裡知道人事？連連說道：「並無外人到得我們這裡來。只有奶奶當初家下的〔一〕個鄰居張相公，常時在這裡走動。甚蒙他情，待我好，常常在家下與奶奶把些東西我吃吃頑頑。」祁中道：「可曉得這個人叫什麼名字？」小桃道：「只知他姓張，不知他的名字。」祁中又問道：「那李大娘目今往那裡去了？」小桃道：「他上日有個舊病發了，回家到有幾個月，至今不見他來，也不知他死活。」小桃這些話卻是無意，只認做祁中與〔他〕談家常，也有得的事；再者張寅往來，並無忌憚。那裡曉得小桃這幾句話兒說出卻不要緊，誰知說出潑天的大禍。他說完了話，將房裡掃畢，回他廂房裡梳頭去了。

此時鄧氏在廚下，並不知小桃說這一番的話。祁中聽了小桃這一番言語，不由得心頭火起。正是：